

奉獻

Dynamic Giving 力量

神阿，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裡面有甚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

詩篇 139:23-24



版面內容由「與愛同行」提供

與愛同行



歡迎查詢，奉獻及分享生命見證。龐小姐 9881 3817



香港打工仔工作壓力長期爆棚，開工開足十幾小時不過是等閒事，反正到出糧一刻總能自我調節情緒，不快不安不滿？「係咁喇，份糧包埋喇嘛！」但是，如果每天開工開足16、17小時，人工每天只得一美元，你又能接受嗎？人口奴役每天都在世界上不同角落上演，據悉全球奴隸人口更高達3,600萬人，國際非牟利組織The Mekong Club的成立，就是要實現經上的話：「做工的得工資不算是恩典，而是應得的。」(羅馬書4章4節)

打擊人口奴役

Matt Friedman

Crossing the Line

上個月初，The Mekong Club和基督教國際神召會(ICA)合作，通宵進行了「852亮光行動」，這是亞洲首個「血汗工廠挑戰」(Sweatshop Challenge)，旨在讓參與者親身體驗在血汗工廠工作的奴隸們其悲傷與困苦。

The Mekong Club行政總裁Matt Friedman解釋：「我們已經花了很多時間跟國際性私營機構溝通，現在是時候讓亞洲人知道，除了美國黑人，亞洲的人口奴役問題亦相當嚴重，大家不知道所以不會，也不懂去關心。」「852亮光行動」正好讓未接觸過血汗工廠的人去感受一下，奴隸不能進食、不能休息、甚至是日復日重複相同動作的苦悶和絕望。」全球奴隸人口約為3,600萬人，當中有2,300萬名奴隸來自亞洲，問題之迫切性及嚴重性，驅使Matt希望透過在學校及教會等機構複製「血汗工廠挑戰」以盡快提高大眾對問題的關注，他說：「最好的學習方法就是親身去經歷，然後將這種認知內化成自動自覺的提醒。」

從無知到認知，再到關注以至有所行動，Matt說這是一個過程，他將這個過程稱為「crossing the line」：「無知和行動之間，就像被一條線分隔開一樣，當大家慢慢去接觸人口奴役問題，從完全無知到知一點點，再知多一點點，去到某個點終會因為太關心而有所行動，宣揚給家人和朋友知道之餘，甚至會幫忙做義工、購物時多留意消費品的來源，如果1,000萬人每人做少少，我們已經做了很多。」

現代奴隸：被綁住的靈魂

「Crossing the line」的比喻亦適用於定義「人口奴役」這個名詞，在這條線的兩端，一端是有錢人，另一端則是奴隸，那中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大公司獲利，然後是利潤少了，再進一步是公司虧錢，為了減掉開支成本，公司迫工人長時間工作，最後演變成奴役。」Matt強調，工人剝削和人口奴役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雖然工作環境以至收入欠佳，工人仍有自由選擇離場，但後者卻是甚麼都沒有，沒有良好工作環境、沒有合理工資、沒有自由隨意離開工作地方，Matt說：「很多人都以為現代社會早就沒有奴隸，古代社會那種被鎖手鎖腳的奴隸確實已不存在，但今時今日的奴隸，雖然沒有被鎖手鎖腳，但他們的腦袋和靈魂，卻被緊緊地鎖死了。」

Matt跟我們分享了一個故事，他說孟加拉

的工人每天只賺一美元，後來家人病了需要買價值10美元的藥，工人只得借錢買藥，後來當然無法還錢，於是人口販子就會將他們的子女拿去以抵債欠款。另一情況是，工人需要借1000元(人民幣，下同)，以為連利息只需還款1,500元，誰知還錢時卻發現要還15,000元，這當然是極不公平的社會問題，但問題就在於在沒有公義的社會，諸如此類的所謂「問題」，統統都變得「合理化」，借錢的工人為了家人安全着想，很多時就這樣變成了奴隸，以不斷地工作來償還不知何時才能清還的欠款——他們的靈魂就這樣被綁住了。

征途上與神同在

在加入The Mekong Club之前，Matt曾是聯合國打擊人口販運專案(United Nations Inter-Agency Project on Human Trafficking)的專員(Regional Project Manager)，從事打擊人口販運方面的工作已有25年經驗，他說人口奴役需要人口販運提供勞動力，要打擊人口販運問題，他索性「擒賊先擒王」，致力解決人口奴役這萬惡之首。

說到Matt自己的「crossing the line」，他憶述：「最初我在印度推行公眾衛生及健康教育，有一天警察帶我到當地妓寨檢查妓女是否都使用了安全套，突然有一個11歲的小女孩衝過來抱住我的腳，跟我說：『救我！救我！他們正在對我做恐怖的事情！』我想帶她走，但警察說現在不行，到我再次回去的時候，那女孩已經不在了。」諸如此類的事令Matt無法安心來，就此開展了他打擊人口奴役的征途，但可幸，一路上神與他同在。

「信主前我曾掙扎，但信主後頓覺豁然開朗，很多事做起来都容易多了，一路上我都感覺，也感謝與他同在。」「血汗工廠挑戰」當晚，我們整晚都在祈禱，除了本著對神的信任，也本著為改善世界的好意為出發點。」對Matt以至The Mekong Club來說，基督教國際神召會只是一個開展行動的平台，Matt感謝教會牧師邀請他們一起合作之餘，也希望藉此平台將打擊人口奴役的信息擴散開去，讓基督徒以至非基督徒都能「cross the line」，為人類福祉出一份力。



Matt正在等大家「cross the line」。你準備好未？



「血汗工廠挑戰」反應熱烈，參加者眾之餘，亦得到不少義工幫忙。



現代社會充斥看靈魂被綁住的奴隸，而且人數似乎有逐年暴升跡象。



Matt說人口奴役市場太大，以致人口販運生意額很高，縱使大家已經落力打擊，但去年得到幫助的奴隸，在幾千萬人中，只得接近五萬人。

這幅由九歲小朋友畫的畫，充分表露出血汗工廠工人的無奈處境。

公眾覺醒與商界參與 缺一不可

The Mekong Club主要透過與國際商界社會的合作與協調，讓資本家及投資者知道及察覺公司或生意夥伴在生產線以至供應鏈上，是否正牽涉人口奴役問題。與此同時，對於牽涉人口奴役問題的公司，The Mekong Club亦會以保障公司私隱及正常營運為前提向他們提供協助，甚或替他們找出停止人口奴役的辦法。

有鑑人口奴役最嚴重的兩個國家分別是中國和印度，The Mekong Club因此以香港為基地，發起「852亮光行動」，透過互動講座及培訓、歌曲創作比賽、藝術展覽、電影播放、人道主義採訪之旅及商品銷售等活動，提高大眾對人口奴役問題的了解和關注，同時讓他們醒覺消費行為背後所承載的奴隸問題。

緊接「血汗工廠挑戰」的是「Battle of the Bands」歌曲創作比賽，八隊參賽敬拜樂隊將以人口奴役為主題，創作扣人心弦的歌曲，讓大眾透過音符感受奴隸的困苦。

「Battle of the Bands」歌曲創作比賽

日期：6月6日(星期六)

時間：晚上7時30分至9時30分

地點：基督教國際神召會(北角英皇道483號，港鐵站B3出口)

門票：\$150(門票包一件T恤，所得收益將捐予打擊人口奴役之用)



葉大為博士 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院長

人生「爆味」的日子(上)

近日我從美國公幹回來，因為美國地方廣闊，必需租車以代步，一般而言我們都是到達一個地方的機場之後租車，然後按時歸還。租車時除了考慮汽車牌子和型號，也會考慮汽車保險及服務，因為在外國如果發生交通事故，可能會涉及個人或他人的汽車及醫療賠償等問題，所以一般情況下都會購買保險及租車公司的一些服務，而這次租車經歷，卻為我帶來了一些人生思考。

以為不幸的小確幸

當我和同事到達芝加哥，我們都忙著預備開會和其他重要事情。在芝加哥機場我們以很經濟的價錢租了一輛全新大房車，兩天之後我的同事開了這輛車前往另一州公幹，晚上回來時他告訴我他一天的經歷：當他的車在州際公路行駛時，其中一條車呔突然爆裂，逼使他將車停在路旁。他遠遠看見公路前方有一個加油站，希望可以將車駛進加油站並找人求助，可是那車的前呔已經完全漏氣，無法前行。後來，交通警員看見便前來查問，警員有禮貌地關心司機安全，並認為他無法將車駛進加油站，就將他送到加油站亦未必有人可以幫忙換呔，提議他尋找公路援助服務(Roadside Service)，他想起了我們租車時也購買了此服務，便立即致電。

在等候援助的個多小時中，一邊等，他一邊拿出剛購買的新相機拍照，拍了很多就近的花草樹木，以及一些平日不會注意的事物。漸漸地，他愛上了這樣拍照，甚至將花草近攝，拍得清晰悅目，他頓時享受了這種獨處和對身邊事物的新發現。平日藍天白雲、花草飛鳥，都是在忙碌生活中溜走，從



人生就如「爆呔」，時刻無法預計。(圖：互聯網)

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這位同事對我說，人生也會有「爆呔」的時候，就是在你的計劃好了的行程中突然出現意外，或是一些沒有預期的突發事件發生時。正如他在州際公路上「爆呔」，當日整天行程也因此耽擱了，他只好致電取消約會，以為是不幸，誰知他仍能完成一天的工作，沒有浪費時間。

人生路上面對「爆呔」就好比「逆境處理」(Adversity Management)，因為「逆境」就像家常事，正如有人說：「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不順境的事會發生在任何人人生階段，包括童年、青少年、青年、成年及老年等。例如不愉快和被侵犯的童年、父母離異、家人關係不和、青少年時缺乏認同、失戀、失業、婚姻破裂……突發和不幸的事總會發生，就如路面的「爆呔」事件一樣。就此，心理專家能否為我們提供一些出路？

6月16日再續。



章恩弘 泓一文化有限公司創辦人

久別重逢的忘年之交

上月下旬接到一個電郵，寄件者是一位久違了十多年的朋友，且是位忘年之交。話說十多年前筆者在外地工作，鄰居有位上了年紀的太太好學不倦，當去當地一間神學院上課，因大家同是華人，閒來便不時相約在一起聚餐。闊別多年，她突來的電郵告訴我，她想要造訪香港。印象中，她年輕時是從事研究工作的，如今已年逾古稀的她想要來港認識一下我們這小小的城市有甚麼特色，何以跟中國大陸其他城市不一樣。

像她這樣一位女子

然而見面後，她引發了我的興趣，遠比她對我們城市的興趣更大。「綾，你當年底是做哪方面的研究工作？」她說：「我讀的是工程，後來在國家的科研機關供職，接觸一些和天文或航天工作有關的技術，並開始和美國相關科研機構交流，前後整整20年。」嘩，一位女子，三、四十年前在中國從事這方面的研究，還成為研究隊的隊長！「是啊，當時整組技術人員二、三十人，只有我是女性。美國人起初還懷疑我的身份是不是特工，幸好合作過後，他們都非常信任我，很多項目也因為我在中間連繫協調而得以進行，或讓我們把項目引進中國……」

童詩班。直到解放時，我剛好上了三個月由傳教士辦的初中。這段時間，教會和傳教士們給了我跟一般中國人不一樣的教育，讓我終身受用，也令我羨慕做與他們一樣的人。文革時代，我的詩歌本和《聖經》也交出焚燒了，教會生活全然停頓，我只知為現實和事業發展而打拼。直到步入中年，有一趟我先生病了，為方便去他所在的醫院照顧他，親戚安排我住到一位老太太家中。住了個多月，老太太好奇我何以懂得唱某些聖詩，於是她喚起我從新尋回失落了多年的信仰，並正式受洗歸主。」

科研人員如何經歷上帝？

我又問：「你從事科研工作這麼多年，不感到信仰和科學有衝突嗎？」「不會的。宇宙浩瀚無邊，人是何等渺小。科學對宇宙的認識和發現，其實十分有限，人必須在上帝面前謙卑下來。我在生活和工作中，多番經歷過上帝奇妙的保守。就如有一年，我去中洲洲跟進一些天文、氣象研究的項目，有一個接收氣象信息的儀器，直徑有好幾百呎，座落在當地一個城市的天文台。天文台長邀請我去洽談相關項目時，事前不動聲息，把我帶到通往這巨大儀器的吊橋入口，讓我實地參觀這儀器。當通往吊橋的大門打開，我發現自己竟身懸幾十層樓高的半空，要走過數十公呎的吊橋，我幾乎昏過去！我一向有點畏高，而且患有高血壓等毛病，當時實在想臨陣退縮，但在一兩秒之間，心中有個聲音：『你要剛強壯膽，像約書亞一樣，勇敢前行！』於是，我仰望天上的主，就走過去了！之後一切洽商非常順利。建造這儀器的技術如今已被引進中國，將來我們也會見到在中國有這樣的儀器。」

有人也許會認為，宗教領域的事對經濟沒甚麼貢獻，但從誠身上可以肯定，信仰是她人生的支柱，促使她對國家、社會作出巨大的貢獻。



科學對宇宙的認識和發現十分有限，人必須在上帝面前謙卑下來。(圖：互聯網)